

奇点
科幻丛书
QI DIAN
KE HUAN CONG SHU

主编：赵国珍

第2纪
The second age

这是一本关于时间旅行的日记，送给过去的自己，现在的自己，未来的自己。因为，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我终究深深地爱着你。

时间日记

SHI JIAN RI JI

江韬
著

希望出版社
HOPE PUBLISHING HOUSE

奇点
QIDIAN
科幻丛书
KE HUAN CONG SHU

主编：赵国珍

第2纪
The second age

时间日记

江韬
著

希望出版社
HOP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时间日记 / 江韬著. — 太原 : 希望出版社, 2013.6

(奇点科幻丛书. 新锐科幻作家文库)

ISBN 978-7-5379-6388-6

I . ①时… II . ①江… III . ①科学幻想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09905 号

奇点科幻丛书

时间日记

江 韬 著

出版人	梁萍
选题策划	杨建云 赵国珍
责任编辑	申会斌
特约编辑	赵晓旭
助理编辑	高 辉
复 审	柴晓敏
终 审	杨建云
美术编辑	陈东升

出 版: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希望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开 本: 720 × 1000 1/16

印 刷: 运城市凯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印 张: 10.75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79-6388-6

印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3.00 元

编辑热线 0351-4922124

发行热线 0351-4123120 41566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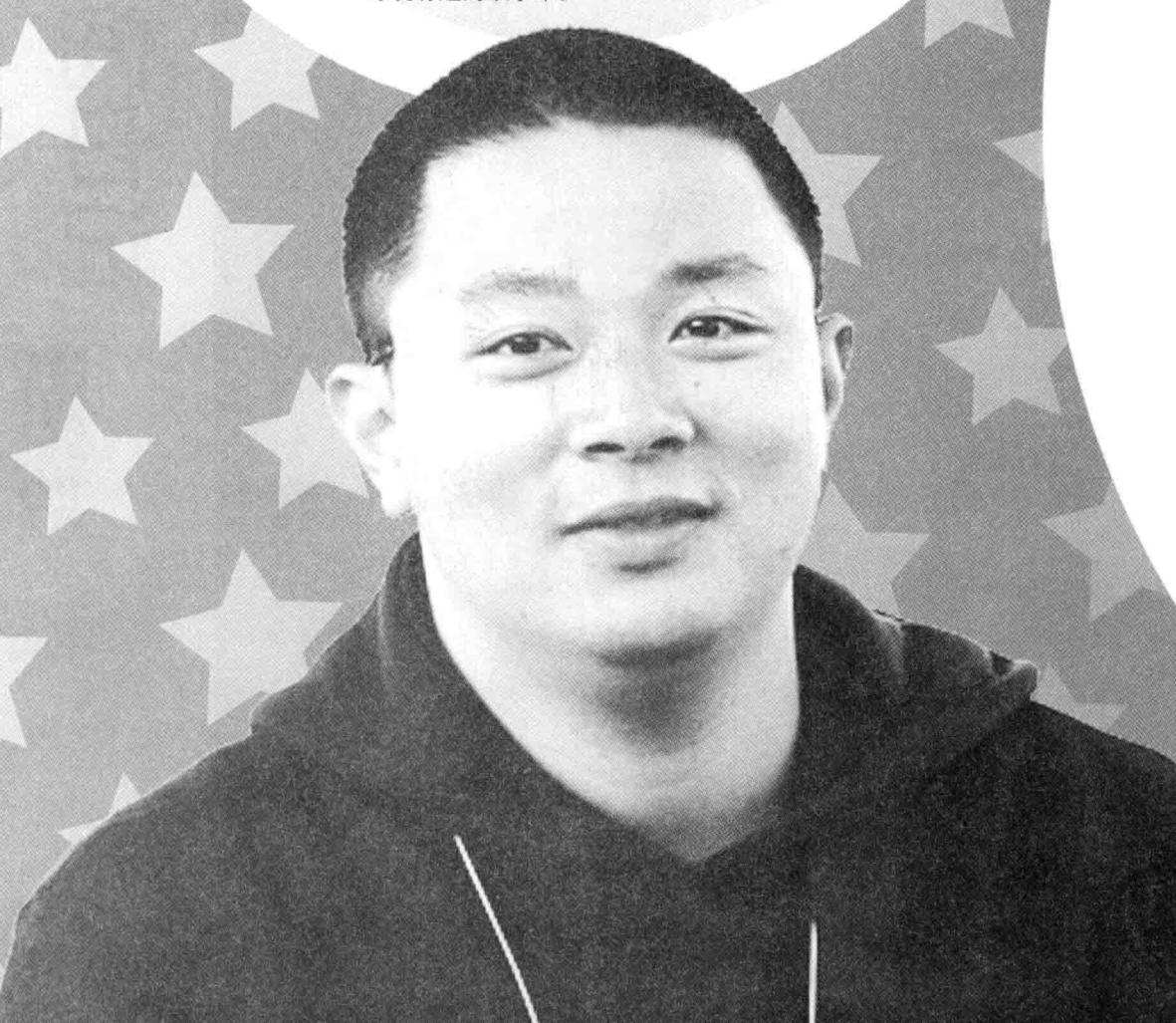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若发生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359-2508989

作者简介 >>

江韬，自然科学男，微胖，现就职于西南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从事环境地球化学方面的研究工作。混迹于实验室，喜欢看书，看电影，喜欢机器猫。从小中意于富有幻想精神的美好事物。觉得科学研究也应该具有趣味性和艺术气质。不想做个书呆子。目标是做一个认真踏实有用的人，当个好学生，做个好儿童。

真诚地希望笔下的故事能让人感动而喜欢。“幻想是一种生活态度和方式”，而这种秉持着最纯真美好的行为让每天忙碌不得闲的生活节奏，有了一丝有趣和充满感性的认真。写作上最大的理想是希望能写出让自己孩子们喜欢的好玩有趣的故事来。



《创作感言》

这是一本讲述爱与被爱的小说集子。

到现在一直蛮感激父母在小时候对我一定程度的放任和纵容，让我从童年到少年再到青年的成长阶段，可以有那么多好书陪伴。

可能和从小的阅读趣味有关，自己是写不出那种铁骨铮铮气势恢宏的幻想小说来的。一直佩服于罗伯特·查尔斯·威尔逊讲故事的能力——平淡的叙事中，纯粹的技术和幻想成为背景，而我们更多领略到的是关于人性最本质的感动和思考。固执地认为幻想小说可以写出诸多花样，而我看重的是那些安置于幻想世界中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在那些充满浓郁个人风格的幻想小说中，我依旧坚信存在着某种共性，能将所有的幻想世界连接起来。

欣然发现，那些不同的文字最终都指向共同的方向——爱——也许，也只有爱，这个寂寞寥落的世界中唯一让人感动的中心，如同荒野中冷寂夜里那一团温暖的篝火。

这就是爱——她全部的语言都是关于时光的清澈与温婉。

限于能力，自己大概也无法写出那种宏大而隐忍的故事来，也写不来繁花似锦的迤逦情感。至今仍是写作道路上的新手，我一直试图努力通过一词一句的叙述，来保留这些幻想故事最本质的核心——那种最质朴最铭心最深层的触碰。我们能透过文字这层毛玻璃，去凝望和注视最内里的质感和纹路。

我依旧行走在这条理想中的写作道路上。

这本集子中的故事大多创作于几年前，现在回头一看，也能看到自己在讲故事方面的成长。文笔拙顿，但却真诚有爱。文字谈不上精彩但也不算乏味，算是小小的总结。而未来，我希望自己依旧能用少年时的坚持和激情，认真地好好地写下每一个新的故事。

这里，谢谢《科幻大王》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照，谢谢雅丽姐和晓旭。要特别感谢卉姐和付国丰大哥及说书人，你们当年关于写作的所有指导和鼓励，让我觉得幻想写作是一件充满趣味的事情。谢谢我的朋友们，三丰、香水、梁清散及墨水、万象和西苓、电瓶车小者、小明哥、少爷唯姐、火星人奎宁...谢谢所有相信我能写出好玩、有趣、感人故事来的朋友们。幻想写作本身是一件很神奇有趣的事情，因为各位的存在，使得这件事情变得更加生动而兴趣盎然。

文尾处，必须要提到这篇《时间日记》——这是恋爱时候写给太太田小妞同学的一个科幻小故事，只是单纯地希望她能喜欢。直到现在，一直信仰于爱情的美好，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写作风格。很感谢小妞同学一直以来的耐心和理解，尤其包容我相当变态的工作规律和节奏。当然，在写作上，始终作为第一读者的小妞同学，你的意见和建议也同样深深地影响着笔下的这些故事。

我们在人生的这条道路上，始终彼此深爱而一路同行，因为——
无论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我终究深深地爱着你。

写在出版前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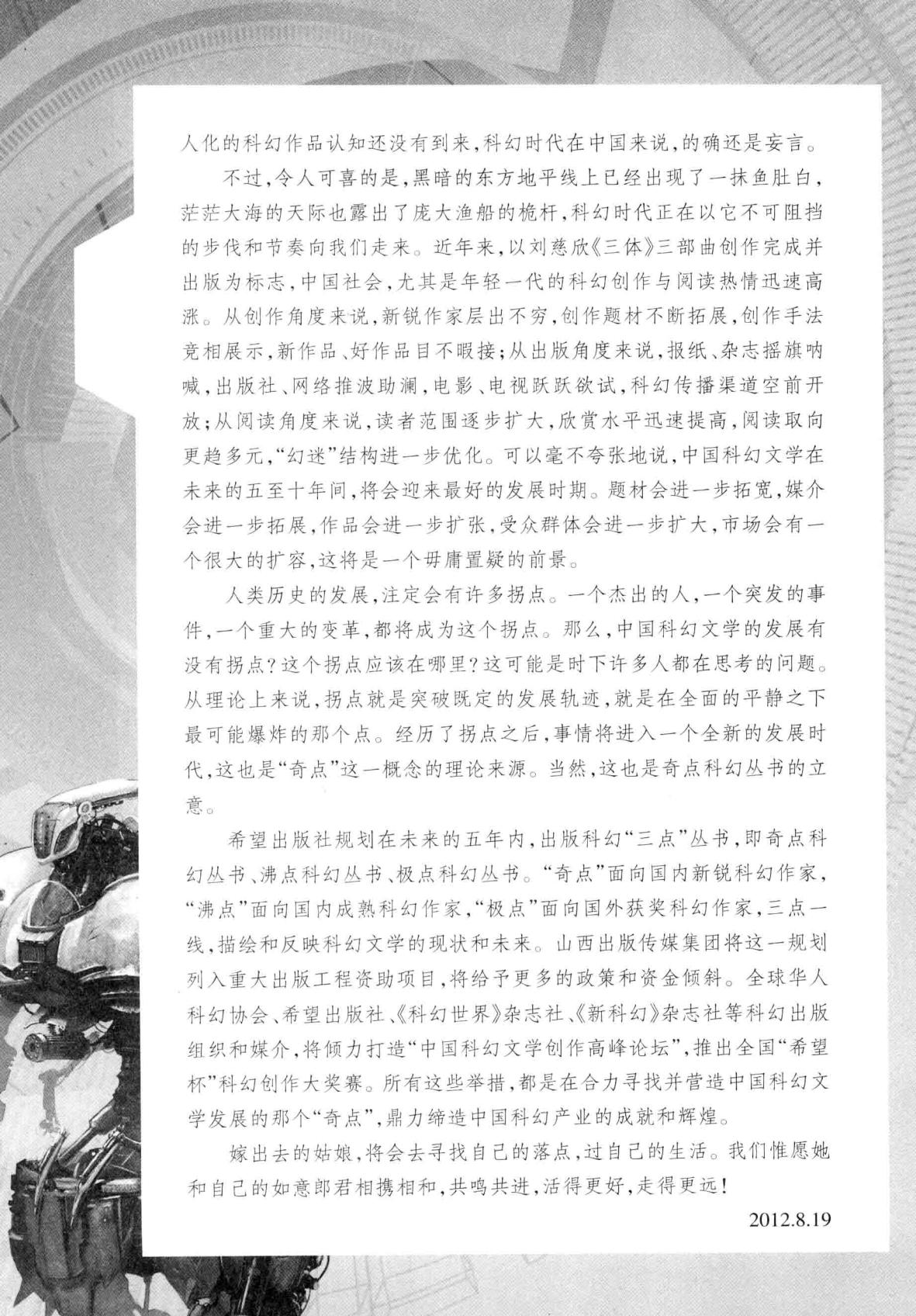
赵国珍

在这套书出版之前，我就像行将嫁女的母亲一样，总觉得有许多话要说，说给即将出阁的姑娘，也说给她的如意郎君——我们亲爱的读者。这些话，虽然不免唠叨，但动机绝对纯洁和良善。

在所有的文学品类中，大概只有科幻文学拥有一个准确的生成年分。那是 1818 年，英国著名诗人雪莱的太太玛丽·雪莱创作了第一部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随后在法国(凡尔纳)、英国(威尔斯)等欧洲国家有一系列作家加入，形成了科幻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高峰。到上世纪 20 年代，科幻文学创作中心转移到美国，创作队伍中涌现了具有烂漫文学倾向的技术性专家的身影，出现了像阿西莫夫、海因莱因等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科幻大师。由于美国的作品和技术、故事、平民结合得很好、很紧密，它很快就成为一种更普及的艺术形式——电影的题材。到今天，科幻已经在世界上形成了非常大的市场，每年最佳的十部片子中怎么也有五到六部是科幻题材的电影。目前，世界科幻创作在经历了期刊、图书、电影三个阶段后，已经进入了更为新锐消费者所喜闻乐见的多媒体时代。科幻已经成为一个独立并且庞大的产业，科幻文学也成为全社会包括青少年和成人、一般公民和科学技术专业人士共同认可、喜爱和追捧的文学门类，科幻时代在国外不是虚言。

而在国内，虽然有上世纪初梁启超、鲁迅等大家的推崇和推广，也有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累计销售三百万册的不俗业绩，有童恩正、刘兴诗、王晓达等第一代杰出科幻作家的奠基之作，有刘慈欣、王晋康、韩松、何夕等第二代优秀作家的奋发作为，但到目前为止，中国科幻文学还没有进入主流文学的法眼，没有成为绝大多数读者的最爱，没有形成自己独立不移的地位和影响，中国科幻文学还停留在儿童文学、科普文学的范畴。如果从世界科幻文学发展的规律来看，中国的科幻文学才刚刚进入第二个阶段，即由杂志媒介向图书媒介过渡的时期，全社会的成





人化的科幻作品认知还没有到来，科幻时代在中国来说，的确还是妄言。

不过，令人可喜的是，黑暗的东方地平线上已经出现了一抹鱼肚白，茫茫大海的天际也露出了庞大渔船的桅杆，科幻时代正在以它不可阻挡的步伐和节奏向我们走来。近年来，以刘慈欣《三体》三部曲创作完成并出版为标志，中国社会，尤其是年轻一代的科幻创作与阅读热情迅速高涨。从创作角度来说，新锐作家层出不穷，创作题材不断拓展，创作手法竞相展示，新作品、好作品目不暇接；从出版角度来说，报纸、杂志摇旗呐喊，出版社、网络推波助澜，电影、电视跃跃欲试，科幻传播渠道空前开放；从阅读角度来说，读者范围逐步扩大，欣赏水平迅速提高，阅读取向更趋多元，“幻迷”结构进一步优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科幻文学在未来的五至十年间，将会迎来最好的发展时期。题材会进一步拓宽，媒介会进一步拓展，作品会进一步扩张，受众群体会进一步扩大，市场会有一个很大的扩容，这将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前景。

人类历史的发展，注定会有许多拐点。一个杰出的人，一个突发事件，一个重大的变革，都将成为这个拐点。那么，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有没有拐点？这个拐点应该在哪里？这可能是时下许多人都在思考的问题。从理论上来说，拐点就是突破既定的发展轨迹，就是在全面的平静之下最可能爆炸的那个点。经历了拐点之后，事情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这也是“奇点”这一概念的理论来源。当然，这也是奇点科幻丛书的立意。

希望出版社规划在未来的五年内，出版科幻“三点”丛书，即奇点科幻丛书、沸点科幻丛书、极点科幻丛书。“奇点”面向国内新锐科幻作家，“沸点”面向国内成熟科幻作家，“极点”面向国外获奖科幻作家，三点一线，描绘和反映科幻文学的现状和未来。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将这一规划列入重大出版工程资助项目，将给予更多的政策和资金倾斜。全球华人科幻协会、希望出版社、《科幻世界》杂志社、《新科幻》杂志社等科幻出版组织和媒介，将倾力打造“中国科幻文学创作高峰论坛”，推出全国“希望杯”科幻创作大奖赛。所有这些举措，都是在合力寻找并营造中国科幻文学发展的那个“奇点”，鼎力缔造中国科幻产业的成就和辉煌。

嫁出去的姑娘，将会去寻找自己的落点，过自己的生活。我们惟愿她和自己的如意郎君相携相和，共鸣共进，活得更好，走得更远！

奇点前夜的科幻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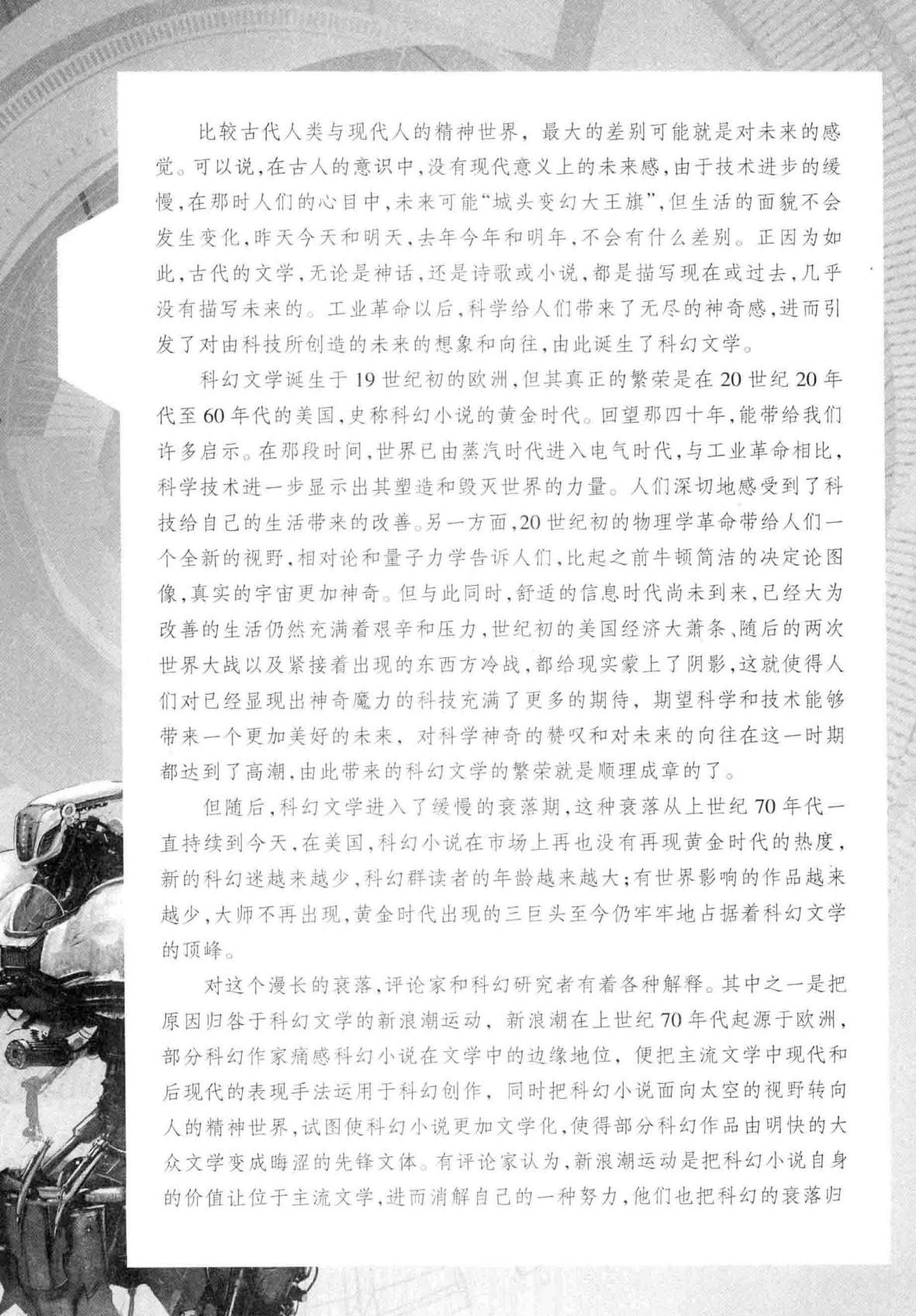
刘慈欣

奇点有三重含义：第一是数学上的，表示在连续的数学状态中难以定义的突变点，常见的有无限趋于无穷大或无穷小的点；第二是物理学上的，首先出现于广义相对论中，表示时空曲率无限大的点，是时空的不连续之处，在这一点中现有的物理规律失效；第三是未来学中的一个概念，描述科技以指数曲线发展，在某一拐点后急剧加速，由量变产生突然的质变，在极短的时间里彻底改变人类世界的状态。这套丛书以“奇点”命名，应该是取最后一个含义。

奇点学说是由美国学者雷·库兹维尔提出，他认为人类科技的发展趋势很像一条指数曲线，开始阶段比较平缓，是我们现在所处的阶段。但在经过一个拐点后徒然上升，几乎与 X 轴垂直，速度接近无限，这就是奇点时代。奇点的到来主要依赖于被称为 GNR 的三项技术，即基因工程、纳米工程和人工智能，当这三项技术进入指数曲线的超高速发展阶段时，人类文明的面貌将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彻底的改变。库兹维尔生动地描述了奇点到来时的情景：人工智能的智慧远远超越人脑，电脑的一次短时间运行，其计算量竟超过人类有史以来所有的思维的总和；科技第一次对人类的生理形态产生改变，人与人工智能紧密融合，人可以以各种形态复制自己，进而长生不老；人类可以在原子级别操纵物质，纳米机器可以把原材料直接变成人类所需要的任何产品。库兹维尔的终极预测接近疯狂，他认为，能够自我复制的纳米机器结合人工智能，能够向全宇宙扩散，改造所有天体，最终把整个宇宙智能化。最惊人之处是他对奇点到来的时间的预测，不是遥远的未来，而是近在咫尺的 2030 年！

不管奇点预测是否能够成真，有一点可以肯定：科学和技术将创造出更多的奇迹，科技带领人类踏上的神奇旅程才刚刚开始，甚至还没有真正开始。而这种科学的神奇感、这种技术带来的对未来的向往，恰恰是科幻文学生命力的源泉。





比较古代人类与现代人的精神世界，最大的差别可能就是对未来的感觉。可以说，在古人的意识中，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未来感，由于技术进步的缓慢，在那时人们的心目中，未来可能“城头变幻大王旗”，但生活的面貌不会发生变化，昨天今天和明天、去年今年和明年，不会有什差别。正因为如此，古代的文学，无论是神话，还是诗歌或小说，都是描写现在或过去，几乎没有描写未来的。工业革命以后，科学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神奇感，进而引发了对由科技所创造的未来的想象和向往，由此诞生了科幻文学。

科幻文学诞生于 19 世纪初的欧洲，但其真正的繁荣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至 60 年代的美国，史称科幻小说的黄金时代。回望那四十年，能带给我们许多启示。在那段时间，世界已由蒸汽时代进入电气时代，与工业革命相比，科学技术进一步显示出其塑造和毁灭世界的力量。人们深切地感受到了科技对自己的生活带来的改善。另一方面，20 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带给人们一个全新的视野，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告诉人们，比起之前牛顿简洁的决定论图像，真实的宇宙更加神奇。但与此同时，舒适的信息时代尚未到来，已经大为改善的生活仍然充满着艰辛和压力，世纪初的美国经济大萧条、随后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紧接着出现的东西方冷战，都给现实蒙上了阴影，这就使得人们对已经显现出神奇魔力的科技充满了更多的期待，期望科学和技术能够带来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对科学神奇的赞叹和对未来的向往在这一时期都达到了高潮，由此带来的科幻文学的繁荣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但随后，科幻文学进入了缓慢的衰落期，这种衰落从上世纪 70 年代一直持续到今天，在美国，科幻小说在市场上再也没有再现黄金时代的热度，新的科幻迷越来越少，科幻群读者的年龄越来越大；有世界影响的作品越来越少，大师不再出现，黄金时代出现的三巨头至今仍牢牢地占据着科幻文学的顶峰。

对这个漫长的衰落，评论家和科幻研究者有着各种解释。其中之一是把原因归咎于科幻文学的新浪潮运动，新浪潮在上世纪 70 年代起源于欧洲，部分科幻作家痛感科幻小说在文学中的边缘地位，便把主流文学中现代和后现代的表现手法运用于科幻创作，同时把科幻小说面向太空的视野转向人的精神世界，试图使科幻小说更加文学化，使得部分科幻作品由明快的大众文学变成晦涩的先锋文体。有评论家认为，新浪潮运动是把科幻小说自身的价值让位于主流文学，进而消解自己的一种努力，他们也把科幻的衰落归

咎于此。

但仔细考察便知这种理论是不确切的，新浪潮运动对于科幻的衰落的确有一定影响，但不是根本的原因。在新浪潮科幻由兴起直到被后来的赛博朋克运动代替，一直只是一个科幻文学的支流。在这一期间，传统的、坎贝尔理念的科幻小说一直在大量地创作和发表，即使在新浪潮运动最兴盛的时期，其作品的数量也远远小于传统理念的科幻小说的数量。

其实，科幻衰落的最深层、最本质的原因正是科学技术本身，曾经催生科幻的科技，在其飞速发展的今天开始起相反的作用。阿波罗登月期间，一位 NASA 官员对观看发射的科幻作家说：“我们给了你们一碗饭吃。”但事情证明恰恰相反。自航天时代以来，科幻小说中描述的科技奇迹不断变成现实，特别是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科技日益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渗透之深、普及之广可谓前所未有。由计算机和网络构成的信息时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变成现实，并深刻而全面地改变着普通人的生活。人类有一个特点，就是对变成现实的奇迹很快麻木。比如现在的智能手机，集移动通讯电台、电脑、互联网络、数码照相机、数码摄像机、数码收音机、GPS 定位装置、影音播放器于一体，方寸之物可以随时与地球的任何地方进行通讯和网络连接，它所集成的设备以前要用一辆小卡车才能装下。笔者曾经统计过科幻小说中曾出现过的移动通讯设备，大多数在功能上不如现实中的手机，也就是说，科幻的神奇梦想现在装在每一个人的口袋里，但与此同时被每个人熟视无睹，当做一件最平常的东西。

科技神奇感的消失，是科幻文学所面临的最致命的打击，也是科幻衰落的最根本的原因。

但科技的神奇感真的消失了吗？科技中的科幻资源是否像地球上的石油一样，快要开采完了呢？至少对奇点时代的预测告诉我们：没有！如果奇点学说是正确的，即便未来科技的发展只达到其预测的十分之一，我们也可以肯定科学技术仍然处于指数曲线开始时的平缓阶段，其陡然上升的阶段还未到来，也就是说真正的科技的奇迹还没有开始，我们已经经历的一切，只不过是神奇时代的前奏而已。同时，高度发展的基础科学，如物理学、宇宙学和分子生物学等，也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更加神奇的大自然，与科幻文学黄金时代所面对的图景相比，从视觉直到哲学层面，这个新揭示的宇宙充满了更多的神奇，更加广阔，更加诡异，更加变幻莫测，这里面蕴含着

丰富的科幻资源。只是，与上世纪上半叶的科幻黄金时代相比，现在的基础科学已经大为进化，其理论的复杂和数学表述的艰深都不可同日而语，使非专业人员难以接近。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现代科幻文学对现代科学最新进展的表现很有限，大量的故事的科幻核心仍基于古典科学，即使有前沿科学的内容也流于表面。如何充分开掘现代科学前沿所提供的丰富的科幻资源，是科幻作者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科幻文学的希望所在。

纵观历史，中国科幻文学有着四起三落的波折经历，不同的阶段相互孤立，其间少有积累和继承。由于历史原因，各个阶段的科幻文学都有着自己侧重的方向。清末民初的科幻以救国图强为主题，而当时鲁迅先生提出的普及科学的目标到了上世纪 50 年代才得以实践，80 年代则对科幻小说文学化进行了初步的尝试。新世纪的中国科幻进入多元化时期，对科幻文学的发展也有各种各样的建议和尝试，包括对科幻小说文学品质的提升、包括更多地反映现实和写出更好的故事等等，这些无疑都很重要。但现在，我们必须正视科幻文学的本质和核心，科技的神奇感是科幻的生命力之所在，我们必须创造出更多的、更大的神奇。

创造神奇不意味着浅薄和浮躁，也不仅仅是科技和宇宙奇迹的展示，科幻中所表现的科技的神奇拥有着丰富的内涵，科技的发展对人类社会整体和对人类个体的改变都具有震撼且深刻的神奇感，同时，也是主流文学所不具有的揭示社会和人性的视角。

作为一种创新的文学，科幻用不断涌现的新创造和新震撼来战胜遗忘，就像一场永恒的焰火，前面的刚成为灰烬，新的又飞升起来爆发出夺目的光焰。而要做到这点，就应永远保持年轻的心态，使自己的想象力与时代同步。正如有人说的那样，科幻使人年轻。

“奇点”丛书正是这样一套充满青春活力的丛书，书中收录了十位国内年轻科幻作家不同风格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描述变化中的世界，引人入胜，把科幻的神奇展现得淋漓尽致，像一群璀璨的星星照亮了奇点的前夜。

2012.7.29

目录 | CONTENTS |

戏殇	001
墙角的时光	033
时间日记	049
傀儡师	077
单恋星球	089
广岛之恋	101
双城记	121

戏殇

XI SHANG





天空乌得像一团擦拭不干净的墨团
妖怪一般地笼罩着这座钢筋混凝土的丛林

美国，洛杉矶。

我把身份证、银行卡和一张带有指纹扫描资料的通行证，连同那件洗得有些发白的阿迪达斯纯棉短袖，一股脑儿地塞进硕大的运动包里，随手把一本《神经视频通论》也塞了进去。

床头柜上搁着一个假水晶镶嵌的相框。夹在中间的照片已经有些发黄，照片中的女人笑得如同阳光般灿烂，和着郁郁葱葱的背景，让我想起加州午后的阳光——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我摇了摇头，伸手把它也丢进了包里，然后拉上了拉链。

窗外，城市的颜色依旧不鲜明，灰暗的色调是我厌恶这座城市的主要原因。天空乌得像一团擦拭不干净的墨团，妖怪一般地笼罩着这座钢筋混凝土的丛林。后大工业时代的城市在人们的脑海中，只是一个能清晰触碰却又无比模糊的影子——没有生气，没有活力，而唯一与这片孤寂不同的是那些在大楼和社区间蛇行穿越的神经网络缆线，在夜晚，会散发出阵阵红色或者天蓝色的荧光。

在昏暗的灯光下，我走到卫生间那面有些裂纹的镜子前，龇着牙笑了笑。那诡异的笑容把我自己也吓了一大跳；眼前这个男人太陌生了，鸟巢一样的头发，干枯无光，杂乱，七七八八地趴在头上；胡子可能有几个月没有刮——我觉得自己像个刚从地铁站台钻出来的落魄艺术家。

我拧开水龙头，准备接水洗把脸再出门。

沉默——并没有一滴水流出来。

该死，没水。我开始觉得那个唠叨的老女人简直就是吃人肉不吐骨头的魔鬼，至少也是个老女巫——每月一百新币的房租，却连水都没有。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头一次发生了。

我握紧了拳头，狠命地朝水龙头砸了下去，水还是没有，再砸，水龙头依旧没有来水的意思，我无奈地放弃了。

退出卫生间，我一边拉起夹克，一边伸手去提门边的运动包。出了门，照旧把门反锁上。关门时候发出的声音很大，震落了不少白色的墙灰。隔壁的犹太老

头也正好出门，他那双深邃得无底的黑眼睛死死地盯着我。我挤出一丝笑容，逃命似的飞奔下楼，像个傻傻的沙丁鱼罐头伫立在街道中央。

夜晚的街道很萧瑟，天空依旧阴暗一片，像一个黑底的胶片，惨淡的街灯微弱地在这个寒冷冬天的黑暗中尽力撑起一方光幕。一个拉生意的正和一个刚从街道尽头走来、穿着西服的顾客讨价还价；另外几个手臂上有刺青的家伙，正朝一个漆黑的小巷子里走去，我看到，其中一个人用高碳纤维合金钢制成的假肢握着一把锃亮的手枪。

我突然觉得自己像是迷失了方向，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急急忙忙地从公寓里冲下来，难道就仅仅为了站在这里？脑袋像是要爆炸一样，我开始觉得恶心、头晕，周围的景物开始变得模糊。刚才还清晰的拉生意者和那个穿西服的男人，以及提着手枪的金属手臂，此刻都变得混乱起来；灯光下砖墙上有些狰狞的涂鸦，此时都像不断闪烁的光点。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耗子所说的综合征的具体表现，我只知道这种感觉真的很难受，肚子里翻江倒海，我想吐却吐不出来——幸好中午没有吃什么饭，只吃了半个苹果，喝了一杯过期没几天的牛奶。

“你他妈的就不该去做那个剥离手术。”耗子狠狠地冲着我嚷道，“神经视频剪辑根本就不需要你做这该死的剥离。你以为你是谁啊？”

我没理他。

“笨蛋，你以为你是斯皮尔伯格二世还是希区柯克？剥离后的综合征能痛死你，真不知道该怎么拯救你这个木头。愚蠢。”

耗子是对的。现在我真的感受到这种痛苦了，浑身的每一根神经都好像在发烧，都像是被炙烤着。脑浆在不断地膨胀，一鼓一鼓地痛。

我眼前一片模糊，脚开始发软，而脑海中却突然清晰地出现了一个身影，那身影犹如洪水猛兽一般，径直地出现在我的思维中，让我措手不及。黑色的头发，大大的眼睛，甜蜜的酒窝。对，是她，是她，没错，肯定是她。

现在还在想她吗？有个声音在周围一片幽暗死寂中问我。我没有回答。好像是一瞬间陷入了黑暗中，寒冷和恐惧像潮水一样把我包了个严严实实，我无法逃脱，只能任自己的身体在这片黑色的海洋中越沉越深。

“兄弟，你没事吧？”我努力睁开眼睛，从一片混沌中看到眼前这个男人——那个拉生意的，“你不会是毒瘾发作了吧？我这里可没货。”他很好心地把我从地上拉了起来，渐渐地，刚才那股强劲的恶心想逐渐消退，眼前不是那么模糊了。

“需要我帮忙吗？”他问。

“不需要。”脑袋依旧有些痛，我尽力装出一副很轻松的样子，努力站立起来，用力挣脱了他的手，固执地朝街的一头拼命奔跑。

我拎着包，飞步跑进街角，面前是一个没有名字的小酒吧——我以前经常到这里来喝上一杯——我现在十分需要一杯强劲点的酒来缓解一下那个狗屁综合征的余威。廉价的彩灯和霓虹不停地闪烁着，在酒吧外面构筑了一个个根本就不真实的光的幻影，我头也不回，一头扎进了这片幻影的海洋中。

浓重的甘草薄荷的味道和弥漫在酒吧各处的酒气混杂在一起。一个胸前挂着一枚勋章的水手和一个穿着暴露到几乎等于没穿衣服的女人坐在吧台前的高脚凳上相互调情，时不时发出阵阵的笑声。

我有些跌跌撞撞地来到吧台：“酒，快点，劲大点的。”

“先生，需要酒吗？”招呼我的是一个长得还算清秀的女人，准确地说应该称作女孩，猜不出具体年龄，我想她可能刚成年。

头痛难忍，我像是骨头散了架，一下子瘫软地伏在了吧台上，朝她大声吼道：“废话，酒，快点，我快要痛死了。”

她并没有把我当作是神经病或者是暴躁偏执狂患者，也没有把我刚才蛮横恶劣的态度当成一回事，像我这样的人每天都有。“那就可拉夫酒吧。”她平静地说，“这样冷的天，加冰一定够劲。”

“大杯的可拉夫酒，用大杯子，记得用大杯子。”我叫喊着。

她背过身去拿酒瓶。

“多加点冰。”我实在是没有什么说话的力气了。

她还是没有理我。

可能是突然想起了什么，她扭过头对我说：“先生，你现在的状况真的不适合喝酒，如果生病了应该看医生而不是泡酒吧。”

我要崩溃了，真他妈的见鬼了，连喝酒都要被说三道四的，这小丫头和那个唠叨的房东老女人一样，简直就是要让人崩溃。

我没理她，只是伏在吧台上，意识模糊中一手抓着那只阿迪达斯的包。

女孩把加冰的杜松子酒推了过来，我接过酒杯，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这酒果然够劲，借着强劲的酒力，头痛的感觉缓解了一大半。刚才眼前还模糊不清的画面现在变得稍微清晰，借着吧台暗红色的灯光，我看清楚了这个女

孩——的确，典型的亚洲人，很完美的脸蛋，脸型和五官简直太精致了，和她一样——我敢打赌，最先进的整容机器和技术也无法制造出这张脸蛋来。

“你不是美国人吧？”我从头痛中缓解了过来，缓了口气，问她。

“我是中国人。”她礼貌地笑了一下。

“到洛杉矶来做什么？”

“想当演员呗。”

女孩用湿布擦了擦我面前的吧台，转身走了。就那么一瞬间，我看她脑后的两个红色的圆形痕迹，我知道那是神经接孔——又一个做了剥离手术的演员。

这个时代确实已经疯狂了
电影已经纯粹成为了生物学、物理学的附庸



演员。

演员是什么？这个时代和以往的时代一样，都在不断地产生和消灭着偶像，像工厂的生产流水线。这个时代依然有着自己的玛丽莲·梦露、奥黛丽·赫本。“演员就是舞台上的统治者，是电影胶片上跳动的灵魂，是现实与艺术之间的桥梁。”小时候，我曾经在一部关于电影的纪录片上看到这么一段说白，很激动，于是高中毕业，我顺利地成为这所全美最顶尖电影学院的学生。

“这个时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演员，我们需要的只是一个愿意贡献出自己脑神经和全息意识的人，不管他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是丑是美。我们需要的只是这些愿意将神经插座插在脑后将灵魂与肉体剥离的人们。”上大学时，导师巴克利博士在讲台上给我们解释演员的定义，我开始觉得上帝在玩弄我们。过去的激动在渐渐地发生着变化。

“需要演技吗？”我好像曾经这样问过他。

“不需要，需要的只是一台精密的仪器，一个有正负极的神经缆线和一个镶嵌在你脑后的神经插座，剩下的就是医生的事了。”他说话不慌不忙，“我不是物理和生物学的老师，我仅仅是一个电影学院教授神经视频剪辑课程的老师，想问原理的同学可以去普林斯顿或者麻省，也许那里的实验室老师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